

#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八五九號  
校刊·非賣品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辦公室：二二二二  
編輯部：二二三三

發行	蕭人
社長	鄭長
副社長	齊少
編輯	聞新
印刷	刷印
發行	學活生學

## 期中考為期一週

### 月底起隨堂舉行

#### 教務處業已公佈各項細節

（本報訊）本學期期中考日期，已由教務處公佈，訂於四月三十日（星期一）至五月五日（星期六）舉行。

教務處表示，各科期中考試，由任課教師自行隨堂考試，希望任課教師能親臨監試。

試題如需繕印，得在命題紙上註明考試時間，學生人數，於考前一週送交課務組繕印。

試卷紙，試題於考前至課務組教材

#### 系際盃球賽

（本報訊）為遵照創辦人「研究生應多參加校內課外活動」的指示，本

系際球賽。凡是有興趣的研究生或助教，請向體育系張昭盛老師或大賢館三一六室謝讚煌與伍木盛同學聯繫，以便商討有關事宜。

## 增進和諧！

### 笑一笑吧！

（本報訊）教務處最近發起「笑着說」運動，以期增進教職員與學生之間的和諧關係。

教務處表示，本學期開學之初，註冊組工作人員由於過度忙碌，情緒上偶有不耐煩之表現，而招致同學的怨尤，因此，特別發起這項運動。

教務處並將發起全校張貼「笑着說」運動標語，以配合運動的發展。

#### 舞四班展

（本報訊）本校舞蹈專修科所舉辦的第二次學生班展，將於十一月七日（星期三）晚上七時，在大禮堂舉行。

展出項目有現代舞、民族舞、爵士舞、芭蕾舞等共十個節目。

#### 明晚舉行

（本報訊）中華學術院中華美術協會，第四屆年會，已於本月七日下午三時，假本校城區部學生活動中心召開，由上屆會長馬壽華先生主持，本校蕭師毅院長亦列席參加。

會中首先由馬先生致詞，繼由秘書陳清香女士報告會務，接着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改選本

## 實習銀行發放

### 修大課一出委費

（本報訊）華陶實習銀行表示，教育部修訂大學課程出席委員研究費，教育部規定限於四月十五日核銷，該行籲請各有關老師於本週內領取。

該款領取的老師名單如下：鄭貞銘、毛樹清、謝幼偉、吳怡、石文濟、歐茵西、陳伯豪、朱元、溫世華、胡品清、李殿魁、李梅樹、梁繼文、張儀尊、張惠讓、邢光祖、俞大剛、王生善、許常惠、唐鎮、吳季札、劉北正、葉槐岑、王玉珏、施翠峰、樓桐孫、李厚高、鄭茂根、孫師宋、唐振楚、王章清、查良鑑、張炳楠、關世傑、蔡淑昭、葉霞翟、陶太庚、鄭子政、劉鴻喜、楊金榜、李興才、張維一、戈福江、蔡漢賢、童立中、陳繼盛、馬世英、丁幼泉、薛明敏、虞日鎮、陳春波、史元慶、王震美、丁學成、蔣廉儒。

#### 地理系製作

##### 幻灯片乙套

（本報訊）地理學系為提供地理教育之服務，並籌集地理發展基金，特製作中國地理教學彩色幻灯片乙套。該幻灯片廉價發售，可藉以提高中等學校地理教學之效果，有意者可向地理系洽購。

## 中華美術協會 馬壽華當選 第四屆會長

（本報訊）中華學術院中華美術協會，第四屆年會，已於本月七日下午三時，假本校城區部學生活動中心召開，由上屆會長馬壽華先生主持，本校蕭師毅院長亦列席參加。

會中首先由馬先生致詞，繼由秘書陳清香女士報告會務，接着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改選本

#### 本校博覽會

（本報訊）本校博覽會，將於本月六日（星期日）來本校訪問，並參觀博物館，由本校學生活動中心負責接待。

## 今日賽程

### 男排

觀光系 仁一十六時三十分  
法律系  
美術系  
中文系 義一十六時三十分  
應用數學系 義一十二時十分  
東語系

### 男足

地理系 十六時十分  
園藝系  
戲劇系 十二時十分  
氣象系  
德文系 十七時十分  
企管系

### 男籃

地質系 仁一十六時三十分  
應用數學系  
觀光系 倫一十二時十分  
經濟系  
德文系 仁一十二時十分  
美術系

### 女籃

中文系 倫十六時三十分  
美術系  
觀光系 仁一十二時十分  
園藝系

## 昨日成績

男足：經濟勝家政：三比零  
戲劇勝地質：二比零  
植物勝政治：二比零  
法律勝中文：五十八比三十五  
勞工勝土資：四十七比三十二

# 痴人手札

## —— 凌逸峰

姑娘，還記得散步於紫明溪畔的月夜？披著及背的烏黑秀髮，月光將妳底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個沙特就足以打發了整個夜晚，而今妳那秀外慧中的上帝傑作，依稀地根植在我心靈深處，抹不去的，用不掉的，扼殺不了的，仍是楚楚可人的倩影，於是：

我守候，守候著紫明溪月夜的再來。我等待，等待著丘比特敲開妳的心扉，容納我一份不會染上庸俗色彩的友誼。

一段情，一滴眼淚，一絲微笑，構築了我們的友誼，却也是我生活元素之一，可是要丟去的總歸要去，留下的是一串串的回憶。而回憶是種思維的煎熬，且也是一杯苦酒，因此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七月，屬於我夢季的仲夏已逝，一切都不經意地繽紛撒落在那月夜的香吻裡，於是我不再有夢，但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以致我：眷念著煙逝的一季

陪我在今宵已是成夢的事實，擁著妳，壓著華岡人熙熙攘攘的華岡路，走上看不見山峰燦影的青山道，讓一天在課堂上堆積下來的疲倦付諸群山。撫摸著妳烏黑又長的秀髮，吻著可愛的臉蛋兒，一切都來自愛的熱衷，好在我們的尋夢園裡築上絢麗的色彩，方不讓此季向生命交出—道白卷，因此對著灑洒滿山銀光的月兒。

我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於是我悲感底淚，湧自心淵，為著悲

歡離合的缺憾，我打著深深的希望，希望宇宙的呼吸停止，今宵不呼的綿延，直到天荒地老。

三

一段情，一滴眼淚，一絲微笑，構築了我們的友誼，却也是我生活元素之一，可是要丟去的總歸要去，留下的是一串串的回憶。而回憶是種思維的煎熬，且也是一杯苦酒，因此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七月，屬於我夢季的仲夏已逝，一切都不經意地繽紛撒落在那月夜的香吻裡，於是我不再有夢，但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以致我：眷念著煙逝的一季

# 草芥集

## 雨田

會對妳說過，我是不會動筆的，我只會欣賞。而今，却一再的寫下了一些心靈的低訴，是飄泊的日子使我的意志不堅？還是，不斷變遷的世事令我難以把持自己的思想？

四年來華岡風雨的歷練，儘管我已能夠在風雨中屹立，儘管我已能在泥濘中穩走不仆。可是，我自己明白，我依然不是一個足夠堅強的男孩。我不能無視於自己的沈默寡歡，也不能無視於心靈的枵腹。而，在情感的場中，我永遠是個敗軍之將，不是我不善於處理自己，而是事情總是來得那麼突然，又去如迅雷，使我不及措手。

我總是很難壓抑自己的感情，面對著華岡的雨霧，一股

中國人向來保守，從孔子至今二千多年來的中國人，以自己的筆，記錄自己與時代關係的人可謂寥寥無幾，因此這自傳往往易受人誤以為自炫，因此中國的名流學者在這方面往往惜墨如金不願動筆寫作，一些民族文化也因此有缺失之感。蔣夢麟先生是位學者兼教育家，他把近代中國如何受西方文化潮流沖激的因果——道來，文筆生動活潑，故事娓娓動人，對民族文化的保存，建功甚偉。

蔣先生是一位生長在舊式中國社會，而長大在新式潮流的人；是一位科學時代的秀才，也是位擅行文的博士，以其兼受新、舊文化的薰陶，並具有獨到的見識，寫出滿清末年及現代中國的七十年來，東方民族如何適應在為西方文化所控制下的一現代，可說是最適當的人了。這本書寫於抗戰末期，距今已近三十年，雖然如此，本書的大部分意見仍是極為可行的。

作者在談到中國自然科學何以落後於西方的時候，寫道：「我在加州大學倫理學班上初次讀到希臘哲學家的著作時，我開始覺得中國古代思想家始終固於道德氛圍之內，希臘哲學家則有敏銳深刻的理智。」他認為科學發展在中國滯不進，就是因為我們太重實際了。譬如說有人拿東西給美國人看，他們多半會說：「這很有趣呀！碰到同樣情形時，我們中國人的反應卻多半是：『這有什麼用處？』」永進步？算了！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作

# 我看

## 西潮

廖哲明

也化不開的雪。沈甸甸地擱在中心。黃昏時刻，坐在簷下，望夕陽冉冉西沉，總想望出一些家的形象，奈何奔入眼簾的却是獨缺我的天倫圖，偶然倦鳥歸巢的鳴叫，急急地劃過天際，我——關子吟。唉！目送歸鴻籠下眼，而我寄居於外，又有何枝可依。

長期的煎熬，不如歸去。遂收拾行囊，向房東道聲再見。回首望了望三個月來仰臥其間的屋子，一股離愁莫

# 淡淡的鄉愁

黃宇

喚醒癱瘓的大地是似亦想喚起昔日的記憶而在含暉的月影中一切趨於孤寂我又深深地掛念著紫明溪畔的妳……

細細的蘆葦，翻飛著雪白的葦花，搖落了滿地的秋，也搖落了一地的丹楓。從窗外望去，緩慢飄落的楓葉，是一種魔力，落地的輕唱，震盪我整個的心靈。早秋驚落葉，飄零似客心。遊子呵！見落葉歸根，能不感喟？雖負笈北上僅三個月，而思鄉之情，濃得像三月陽春

深入的探討。而這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我們一般人的心中，深值我們警惕！在其對他父親的一段記述：「父親為人忠厚而慷慨，自奉儉約……我父親的道德人品對我的影響的確很大，我唯一的遺憾是沒有好好學到父親的榜樣。」從這段可看出蔣先生對中國傳統方面的優點是如何的尊重，這也正是吾輩青年值得學習的。此書不僅描述中國，並兼談西方，從「鄉村生活」；到「二次大戰期間看現代文化」，作者以平易淳樸的筆觸寫事寫景寫人，處處可見其誠摯的風格，而又隨時流露機智、幽默，就文學欣賞而言值得一讀，在增進知識思想上更須一一看。

「歷史是人類的一面鏡子，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西潮」這本書既可算是自傳，又可說是回憶錄，也像近代史，蔣先生的珍貴經驗和見解值得我們參考！

名地湧來。三個月來不是天天盼望回家麼？為何又在成行之際，又有依依之情？

回到鄉下，已是日暮時刻。景物未曾稍變，然而置身其中，却有陌生恐懼的感覺。空間未移，景象不易，只有短短的時間流過，竟生如此隔離之感。

村道上，遍佈雜沓的腳印，它們很安適地伸向屬於自己的家。而我的足印，如異鄉人般，生疏地參雜其中，格格不入。驚於這

種遲異，生怕破壞這些足印的溫馨感，我輕輕地放慢腳步，一如偷渡者。

「阿與！回來了！」斜刺裏傳來呼喚我的乳名的聲音。啊！好久未曾有人喚我乳名了，這種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在我內心播散著，衝撞著。回頭一看，原來是小時的遊伴如山。和他邊走邊談，直到他家門口。他一再誠懇地邀我進去坐一坐，但我謝了。三步併做兩步往家裏奔去。一進門，三個月來的思歸情緒，洋溢於眼眶中，在「媽！」的叫聲中，如斷線的珠串……（一九七二、十二月）

